

中国 文论 选



现代卷(上)

主编 王运熙

编著 沙似鹏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论选

现代卷(上)

编著 沙似鹏



0324995

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上册)

编 著: 沙似鹏

责任编辑: 朱建华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75 插页 4

字数: 530,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018-9/I·968

定 价: 73.00 元(全卷三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本书选辑 1917—1928 年间中国现代文论 80 篇。

自《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始到二十年代末，中国新文学运动走过了由文学革命而革命文学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大体上决定了该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走向，也决定了该时期文论的总体面貌。

以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为起点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当时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阶段的文论作为反帝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一环，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思想革命的特色，即相当多数的作者是站在反对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的立场上来认识破坏旧文学、探讨新文学建设的问题的。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观察文学问题的视角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呼应。当时赞成文学革命的一批志士仁人，几乎无例外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文学问题同思想变革、社会变革问题联系在一起，发表他们关于文学的议论。这是“五四”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五四”阶段文论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考察“五四”阶段文论时，中西文化碰撞、交融这一时代的文化氛围是不可忽略的。“五四”张扬了科学、民主的大旗，所谓的新思潮是“舶来品”。与此相应的是，包括日本、印度在内的国外各种文学思潮也纷至沓来，或被介绍，或被照搬，或被有机吸收，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外国文学对于这一阶段的文论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一方面，它使这一阶段的文论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发生过某些负面作用；但另一方面，

也是更为主要的方面，则大大丰富了该阶段文论的内容，启发了人们对有关问题的思考，深化了人们对一系列文学问题的认识，对新文学的建设有着莫大的裨益。这种作用，在有关文论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传播对“五四”阶段的文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当时的人们主要地是将之作为指导社会革命的一种科学理论，直接运用于文学理论批评的还不多见，但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识。李大钊等人的有关篇什中，已有所体现。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一文甚至提出了要以宏深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基础。“五四”落潮后，在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人有关的文学论文中，更为清晰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对新文学理论批评的巨大意义。

以具体内容而言，“五四”阶段的文论由于文学观念处于深刻的变化之中，泛论一般文学问题的文章占了较大比重。诸如文学的性质、功能、特点，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家应具备的条件和修养等，均有不少篇章涉及。诗歌、小说、戏剧等具体文学样式的研究、阐述文章也有一定数量。由于新文学创作还处于刚刚发轫的阶段，虽有一些文章不乏真知灼见，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不少文章流于简略粗疏。作品评论在报刊杂志上开展得较为热闹，而且已彻底摆脱了旧式点评、眉批、夹注等窠臼，逐步有了现代的意义，不过不少部分仍属于即兴随感，除周作人、闻一多、成仿吾、茅盾等有限的少数批评家外，有分析、有见地的篇什不多。比较稚嫩似乎是这一阶段作品评论的普遍现象。

“五四”落潮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如同新文学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一样，文论的发展也相当迅速。昂扬着的主调仍沿袭着“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但与社会斗争实际运动的联系更为紧密。一批文学理论批评家的社会思想、文艺思想随着时代在前进，对外来的不适合中国时势的文学思潮已有所鉴别，有所批判；以阶

级斗争观点来观察文学现象、评论作品的篇章显著增加,更有一批革命的文论家如报春的燕子开始酝酿着革命文学的运动。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有关论文具有一定代表性,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学主张也是突出的具体表现。同时,由于新文学创作的实绩渐丰,无论是具体文学样式的研究,还是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都较前为深刻,呈现出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出现了一批有质量的诗论、文论。

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相伴随的是中国无产阶级经过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的开始。适应这一形势,文学运动也开始出现转变为由无产阶级独立领导的契机。这一契机是以在“五四”落潮时已酝酿的、1927年下半年展开的关于革命文学论争为端倪的。围绕着革命文学诸问题的论争为三十年代蓬勃开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准备了思想的、理论的条件。创造社、太阳社一些成员及鲁迅、茅盾等人的有关论文构成了这近两年间的文论的主体。当然,在具体文学理论批评问题上,也有了更为深入的展开。特别是在作家评论方面,因为新文学作家们的创作已有了一定积累,其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已有轨迹可循,客观上为比较系统、全面的作家研究提供了可能,以茅盾的《鲁迅论》为先导的“作家论”开始出现于评论界。

包括文学理论批评在内的新文学运动在十余年间所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随着时代潮流的起伏涨落,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斗争。从反对封建复古派到改变旧的文学观念,从反对形形色色不合时宜的、错误的文学思潮到某些文学理论问题上的争执乃至不同流派文学上的相互诘难,雪泥鸿爪,在这一时期的文论中也留下了鲜明的足印。

本书对有关文论的选辑便是基于上述这些认识。选辑时尽可能体现十余年文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并显示出这一过程的特点,同时也兼顾到一般文学问题的探讨,具体文学样式的研究,作家作品的评论,乃至文学批评自身理论建设的有关文章。所辑是否有代表

性,是否妥当合适,是否能反映这一时期文论的总体面貌,则有待于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正。

沙 似 鹏

1993 年 10 月

目 次

文学改良刍议	胡 适(1)
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11)
我之文学改良观	刘半农(16)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胡 适(30)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胡 适(34)
论短篇小说	胡 适(50)
易卜生主义	胡 适(61)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选录)	周作人(77)
戏剧改良各面观	傅斯年(81)
再论戏剧改良(选录)	傅斯年(98)
予之戏剧改良观	欧阳予倩(101)
人的文学	周作人(105)
论“黑幕”	仲 密(114)
平民文学	仲 密(117)
白话诗的三大条件	俞平伯(122)
谈新诗	胡 适(125)
什么是新文学	宁 常(142)
新诗略谈	宗白华(145)
新诗底我见	康白情(149)
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选录)	李思纯(167)
文艺谈(选录)	叶圣陶(173)

论诗两则(选录)·····	郭沫若(181)
血和泪的文学·····	西 谛(190)
美文·····	子 严(192)
戏剧指导社会与社会指导戏剧·····	大 悲(194)
光明运动的开始·····	西 谛(200)
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	许地山(208)
社会背景与创作·····	郎 损(212)
论散文诗(选录)·····	西 谛(216)
诗底进化的还原论·····	俞平伯(222)
《沉沦》·····	周作人(239)
短诗与长诗·····	佩 弦(244)
爱美的戏剧(选录)·····	陈大悲(248)
新文学观的建设·····	西 谛(260)
论小诗·····	仲 密(264)
小说的研究(选录)·····	瞿世英(271)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雁 冰(286)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风 声(303)
评冰心女士的《超人》·····	成仿吾(306)
《女神》之时代精神·····	闻一多(314)
《女神》之地方色彩·····	闻一多(322)
纯散文·····	剑 三(329)
艺术与国家·····	郁达夫(331)
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	郁达夫(337)
读《呐喊》·····	雁 冰(343)
艺术与社会·····	田 汉(349)
贡献于新诗人之前·····	中 夏(353)
散文的分类·····	王统照(357)
文学与革命·····	代 英(367)

批评与批评家·····	成仿吾(369)
艺术与生活·····	楚 女(372)
诗歌之敌(选录)·····	鲁 迅(376)
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	光 赤(379)
从神话到神仙传(选录)·····	鲁 迅(385)
论无产阶级艺术·····	沈雁冰(390)
论睁了眼看·····	鲁 迅(408)
介绍一个文学的公式·····	郁达夫(413)
小说论(选录)·····	郁达夫(418)
絮语散文·····	胡梦华(440)
谈诗·····	穆木天(452)
再谈诗(选录)·····	王独清(461)
革命与文学·····	郭沫若(468)
《诗刊》弁言(选录)·····	徐志摩(479)
新诗的音节·····	饶孟侃(483)
诗的格律·····	闻一多(491)
戏剧论(选录)·····	郁达夫(499)
革命时代的文学·····	鲁 迅(515)
文学批评辩·····	梁实秋(522)
鲁迅论·····	方 璧(529)
《国剧运动》序(选录)·····	余上沅(554)
文学和出汗·····	鲁 迅(560)
艺术与社会生活·····	冯乃超(563)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成仿吾(573)
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	李初梨(580)
“醉眼”中的朦胧·····	鲁 迅(596)
文学的纪律·····	梁实秋(602)
文艺与革命·····	鲁 迅(617)

论散文·····	梁实秋(621)
从牯岭到东京·····	茅 盾(626)
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	朱自清(642)
试谈小品文·····	钟敬文(648)

文学改良刍议

胡 适⁽¹⁾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²⁾，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 《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夔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

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求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之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

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作玛志尼，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一例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么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么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滥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友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恒钉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意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

‘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聩’、‘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无病呻吟’、‘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挾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蕪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极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聩”，……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 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非此“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 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姒”，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 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 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

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已。

(子)用典之工者 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1)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谏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钜觔，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虎狼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